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64n1268

叢林公論

宋 悳彬述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．1268-Ａ 叢林公論敘
  - 叢林公論
  - No．1268-Ｂ 跋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268-A 叢林公論敘

鐘鼓非樂之本，而器不可去；論議非道之本，而言不可亡。苟存器而忘本，樂之所以遁也；立言而忘本，道之所以喪也。然而去器無以聞九韶之樂，亡言無以顯一貫之道。唯調器以中和，樂之成也；話言以大公，道之明矣。南蕩者菴老人，予之端友也。拜教聲前，踰越二紀。蹟其為人，厚性體仁，寬中毓物，平居閑澹，恂恂然似不能言者。逮說法則詆訶佛祖，談論則刻轢古今。公論一萬餘言，槩其緒餘，非特起而作之也。予酌其理詣，騫闕一無，抑又所以究其黜訐，盪滅是非，區區覈其橾槮金根之謬，深虞後學沿惑其說，誕妄相糾，舍正路而不由。及推其至公至當，優入聖域，明與日月俱，大與天地竝，深與江海埒，峻與山嶽侔，宏曠穹崇，有本者如是。於戲！和氣薰郁，惠風揜翳，未有不坼之枝，學者毋以自枵。淳熙己酉季春芋魁巖主宗惠敘。

No. 1268

叢林公論

者菴　惠彬　述

僧寶傳齊禪師贊曰：昔有僧問趙州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答曰：庭前柏樹子。又隨而誡之曰：汝若肯我與麼道，我則辜負汝；汝若不肯我與麼道，我則不辜負汝。而昧者剿之，使古人之意不全，為害甚矣，故併錄之。公論曰：覺範何從得此語？故併錄之。又曰：昧者剿之，使古人之意不全，為害甚矣，為復害於性乎？命耶？害於道乎？德耶？害於人事乎？風化耶？冀明以告我，使後世不惑於斯矣。如僧問趙州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答曰：庭前柏樹子。古人之意如何不全，為害甚耶？只如法眼問楊州光孝覺禪師云：近離甚處？曰：趙州。眼云：承聞趙州有柏樹子話，是否？覺云：無。眼云：叢林盛傳，何得言無？覺云：先師實無此語，和尚莫謗先師好。光孝與麼對答，莫也使古人之意大不全乎？寂音皮下無血則已，有則聞此，得不愧恧乎？使趙州當時實有辜負、不辜負之語，昧者剿之，則又如何其意不全耶？使無之而臆加之，是為蛇畫足也。噫！駟不及舌矣。

梁肅作天台法門議，其略曰：今之人，正信者鮮。遊禪關者，或以無佛無法，何罪何善之化。化中人已下，馳騁愛欲之徒，出入衣冠之類，以為斯言至矣，且不逆耳。故從其門者，若飛蛾之赴明燭，破塊之落空谷。殊不知坐致焦爛，而莫能自出。雖欲益之，而實損

之。與夫眾魔外道，為害一揆。噫！肅何不思之甚，而輕發其言乎？肅謂正信者，只知正信之名，而不知正信之實。入正信之實，即無佛無法，何罪何善之謂也。肅又引經曰：開方便門，示真實相。喻之以眾流入海，標之以不二於門。肅徒知引經之語，而不知經之所詣。若明悟真實相與不二法門，即無佛無法，何罪何善之時也。故經云：若此觀者，名為正觀；若他觀者，名為邪觀。若肅之見，不俟赴燭，坐致焦爛爾。

東山拾遺云：圓鑒謂祖曰：投子青長老在此山，會聖嵓參老僧有入處，遂以大陽宗旨付之。一日禮白：大陽宗旨已蒙和尚付受，臨際宗旨可得聞乎？圓鑒曰：吾以遺命付與洞山血脈，如臨際宗旨，汝未曾夢見也。祖為了亨言此事。投子傳曰：圓鑒遠禪師退席居會聖嵓，遠夢得俊鷹畜之，既覺而青適至，遠以為吉徵，加意延禮之。止三年，遠問曰：外道問佛，不問有言、不問無言時如何？世尊默然，汝如何會？青擬進語，遠驀以手掩其口，於是青明悟拜起。遠曰：汝玅悟玄機耶？對曰：設有妙悟，也須吐却。時有資侍者在旁曰：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。青回顧曰：合取狗口，汝更忉忉，我即便嘔。拾遺謂：臨際宗旨，汝未曾夢見。祖為了亨言此事。指定事實，意投子實未曾夢見臨際宗旨也。投子當年明悟及有入處，是入臨際宗耶？入洞山宗耶？明悟洞山宗耶？明悟臨際宗耶？不悟不入則已，既悟既入，復何議哉？夫古今無二道，聖人無兩心，既悟既入，何臨際、洞山之間耶？今之言五家宗者，門庭也，其道豈以異乎？苟有其異，則異端爾，豈吾祖宗達磨之道耶？且如投子既悟之後，與浮山酬對，浮山曰：汝妙悟玄機耶？投子便能道：設有玅悟，也須吐却。資侍者曰：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。投子回顧曰：合取狗口，汝更忉忉，我即便嘔。是時投子是用洞上宗旨耶？用臨際宗旨耶？拾遺便作世諦流布，以為實語，云祖為了亨言此事。於戲！古所謂沒量大人被語脈裹轉却，又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。蒙又審之等，此一節非拾遺之筆蹟，恐後生以血氣相勝，而加祖為了亨言此事。

歐陽本論云：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，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，莫不欲去之。已嘗去矣，而復大集，攻之暫破而愈堅，撲之未滅而愈熾，遂至於無可奈何。公論曰：嗚呼！壽世間者，不容於偽。果其偽，不敗於今，即敗於後日。佛法之於中國，非一日矣，既攻之暫破而愈堅，撲之未滅而愈熾，知其無可奈何，豈不反思之必偽而然也邪？蒙又思之，凡觀言論，當達其意，無以事求。孟子曰：以意逆志，是為得之矣。歐陽所論，非排佛者也，欲壯其儒道也。曰：禮義者，勝佛之本也。韓退之曰：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，其亦有

說。此亦傷儒道浸衰之意也。退之大儒也，永叔亦大儒也，排之破之，實激揚吾釋氏之道，豈曰小補哉？

永嘉禪師偈曰：若以知知寂，此非無緣知，如手執如意，非無如意手。若以自知知，亦非無緣知，如手自捉拳，非是不拳手。亦不知知寂，亦不自知知，不可為無知，以性了然故。不同於木石，如手不執物，亦不自作拳，不可為無手。以手安然故，不同於兔角。覺範云：永嘉止說悟後之病。公論曰：不悟則已，既悟復何病耶？此正指學者之悟門，非說悟後之病也。覺範又曰：天下之理，豈可以一言盡耶？公論曰：天下之理，不待一言而盡矣。

眾生佛性，猶如虛空，非內非外，一切處有。又云：一切世間，無非虛空。對於虛空，以瓦石等為所對，故云對於虛空。洪覺範作法昌遇禪師贊，略云：所居荒村破院，方其以一力撾鼓，為十八泥像說禪，雖不及真單徒之有眾，亦差勝生法師之聚石。噫！泥像也，石亦像也，像之與像，猶虛空對於虛空，烏可以妄見分別名相，較於優劣，而謬後學？

死心新禪師之黃龍，謁寶覺禪師，談辯無所抵捂。寶覺曰：若之技止此耶？新窘無以進，遂被詆訶，趍出默坐下版。會知事捶打行者，聞杖聲忽大悟。舟峯菴慶老贊曰：余閱死心悟門，政所謂渴驥奔泉，怒猊抉石者也。然死心聞杖聲大悟之時，物我兩忘，能所俱泯，縱以虛空而形容之而莫可得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。老以渴驥怒猊況之，猶瞽者摸象，不亦遼乎？

伊川先生云：釋氏理障之說，謂既明是理，而又執持，是故謂為障也。此錯看了理字也。天下只有一箇理字，既明此理，夫復何障？若以理為障，則是己與理為二。公論曰：理本見成，興一念而明之，即以為障，況執持者乎？孔子曰：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。此正理事二障也。其或自矜自伐，我是彼非，何翅己與理為二也乎？

冷齋夜話云：舒王居鍾山時，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，飲罷，步至水亭，顧水際沙間，有饌器黃白物數件，意吏卒竊之，故使人問其司之者，乃小兒適聚於此，食棗栗，食盡，弃之而去。王謂秀老曰：士欲任大事，閱富貴，當如此群兒作息乃可耳。又曰：吾止以雪峯一句語作宰相。朱世英曰：願聞雪峯之語。王曰：這老子嘗謂眾曰：是什麼？噫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。舒王聞之，視世間珍貨，如電露、陽焰、空花，以至舍宅為寺，盡得自此語耳。寂音引事聯類，大書布于方策，以是知寂音曾不悟宗門之旨，同舒王作警世之語，會之灼然可知也。易曰：眇能視，跛能履。寂音之謂乎。

士農工商，各職其分，苟或悖戾雜糅，則圓木方竇，動謬世法，釋氏尤宜不預焉。落髮方服，為物外人食，取接命衣，則說長戒法，

不許參預世事，通致使命，結好貴人。今有濫其徒屬，稱檀越為恩府，佞誠尤甚。然人有日受千金之賜者，有自卵而翼者，圖子子孫孫善後之計之所宜稱。脫或稱者，是僭越其分也。間有成其梵相，營其佛廬，四事給之，蓋篤信睎法，外護宗教，可稱大檀越及功德主耳。

湖州何山粹禪師，閩人也，嚴毅有法則。學者謁見，少闕禮，即詬而教之，其禮人亦厚。一日，陪數宰官陟道場山，見壁間所畫三界輪回圖，問師：此何義也？師曰：不獨佛經言之，而孔子言之亦已詳矣。曰：何謂也？師曰：孔子云：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其宰官各合爪首肯之。

周子通書曰：誠者，聖人之本。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誠之源也。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，誠斯立焉，純粹至善者也。故曰：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元亨，誠之通也；利貞，誠之復也。大哉易也，性命之源乎！公論曰：太極動，三才備矣。然誠與易與性，一體而異號，不待次第而有也。一陰一陽之謂道，不可得而見，而見者用也。如雲焉，不轉矚而普徧，若待次第而有，不亦偏且勞乎？曰：源與立，皆非

通書曰：聖希天，賢希聖，士希賢。公論曰：孔子學周公者也，行住食息夢寐，皆見周公之在前也。既至周公矣，孔即周，周即孔，故曰吾不復夢見周公。聖即天，天即聖，既聖矣，又何希耶？天，體也；聖，用也。曰聖希天，則吾謂不然也。

熙寧間，有橫渠先生張氏，名載，著書十卷，曰正蒙。其論性云：有無虛實，通為一物者，性也。不能為一，非盡性者。苾蒀可俊曰：吁哉，如是論性，乃性之名字影響也。絕不言有自得之理。此吾宗指為死語，輪扁謂之糟粕，焉能盡性乎？孟子曰：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苟不以自得為驗，天下異學，邪正不分，何以別乎？伊川先生曰：橫渠立言，誠有過者。乃在正蒙公論曰：喚作一物則不中。

榮辱失得，喜怒哀樂隨之。至榮莫過君沛命，至辱莫過法刑戮。苟有遇之，則瞽其心，失其常，唯得道與有器識者恬如也。然吾之徒遇之，當如何焉？

英宗皇帝手詔賜大覺璉禪師天下寺院任性住持，禪師不利也。及東坡制宸奎閣記，移書審之，云：宸奎閣碑謹已撰成，衰朽廢學，不知堪上石否？見參寥說，禪師出京日，　英廟賜手詔，其略云：任性住持者，不知果是否？切請錄示全文，欲入此一節。覺答云：無之。覺沒，果得於書笥中。大觀元年，　上賜芙蓉楷和尚紫伽梨，號定照禪師。楷辭免，不受利名。再付開封尹李孝壽貂，往諭朝廷旌善之意，楷確然不回。尹具以聞，　上怒，收付有司。吏曰：長

老枯瘁有疾，即於法免刑配。楷曰：昔有疾，今愈矣。於是著逢掖，編管淄州。嗚呼！二大老非唯得道之深，實得比丘之大體，是可主其法也。今之主法者，徼幸於萬一，則喜溢眉面，有不勝之態；苟失之，則搖尾乞憐。嗚呼！大覺・芙蓉今未之見，其無有耶？主法者誰歟？

禪林僧寶傳，廼光昭先德之大道，輝曜既沒之盛致，所以繼傳燈・廣燈・續燈之作也。此書流行，猶燧火戶戶有之，然傳多浮誇，贊多臆說，謬浹後學。同時諸大老，道出古今，明揭日月，而無一言可否，何耶？善者不辨，辨者不善乎？是非其書不足可否乎？抑君子亦有黨乎？蓋嘗可否矣，而蒙未之睹乎？

臧居士名宏，四明人，每見衲子必勘之。一日坐酒肆，有僧自外入，丐佇立久之，忽厲聲曰：好！好！臧闖箔云：好在甚麼處？僧指酒帘曰：路上有花兼有酒，一程分作兩程行，不是。臧云：甚處得者消息？僧云：準前買得來。臧云：恁麼則拖泥帶水也。僧作倒勢云：扶取老僧歸去。

伊川云：中庸言道，只消無聲無臭四字，總括了多少。釋氏言非黃非白，非鹹非苦，多少言語。公論曰：道不在言語多少。如言滿天下無口過，行滿天下無怨惡，何哉？僧問雲門大師：如何是正法眼？雲門云：普。而又何哉？言乎言乎，邈爾遠乎。

四明天童朴禪師，閩人，富有記問。紹興間，始主慈溪之蘆山，深嫉叢林主席者預營壽藏，每曰：有限山林，無窮骸骨，積累歲月，殆將無所容焉。乃創三塔之廬，闕地為窓，既深且廣，覆以堅琰，樹窣堵波於其上。龕佛中聳，下穴小竇，暗通於窓。凡住持人入滅，闍維之後，拾其骨與舍利，自小竇轉入于窓。二亦如之，一以為眾苾芻除饉男之設，一以容檀越願者，無問貴賤聽之。榜曰三塔，聞見莫不善之，意將有激云耳。及尸天童，未幾，躬跡寺之南隅，菜圃之右，架屋百餘楹，中闢壽塔，護以欄楯，飾以藻碧，軒沼映帶，曰藏雲，曰占月。又嘗鄙其川麓之不雄，遷反者三。過者曰：今之朴，是昔蘆山之朴歟？非耶？何昔賢今否乎？切聞貧則守約，富則矜奢，貧富不能移者為得焉。蘆約天富，安能移得者夫？

惠蕁湖曰：大凡制述及為議論，苟欲公明，須是無氣。介蒙聞其言，拜手曰：至哉言乎！徐謂蕁湖曰：有氣者不能為無氣之言，無氣者不能為有氣之語。蕁湖曰：唯。雖然，蒙於啟處應對，莅事設施，是氣之所使耶？私自揣之，蒙亦無氣久矣。孟子曰：我善養吾浩然之氣，塞乎天地之間。蒙之無氣，腊乎天地日月而無少虧。明日，以是而語蕁湖，蕁湖掉首曰：吾不知也。

普依，字無依，閩人也。道明識高，處眾有法度，陸沈叢林，少有知其所蘊。不幸早世，與蒙相友善，而多有頌語，散失不復得，唯

記其愚叟贊云：這箇阿師，全無巴鼻，老南之頭，老聃之耳。咦！以此為愚叟，則增金以黃；以此非愚叟，則棄波求水。是不是兮，我焉知爾？飛來峯下再相逢，一掌攔腮且饒你。

之琰侍者，蒙里閈人也。丁未秋，自育王出訪江湄，清談款密。琰舉：蒙菴岳禪師始應淨眾辟命，道過鼓山，竹菴珪禪師請為眾說法，竹菴引座云：鼓山三十棒要打新淨眾，大眾莫是未入門合喫此棒麼？咄！莫是已入門合喫此棒麼？咄！莫是鼓山盲枷瞎棒、胡打亂打麼？咄！咄！若是我臨際兒孫，便請單刀直入。岳遂登座云：鼓山三十棒要打新淨眾，大似話驢得驢、話馬得馬。淨眾今日到來，要騎便騎、要下便下，而今突出人前，未免弄真像假。以手取拄杖云：今朝暫借鼓山拄杖與大眾拔本去也。復放云：休！休！將謂胡鬚赤，更有赤鬚胡。遂下座。蒙徐謂琰曰：語錄所不載，何從得之？琰曰：拙菴和尚。蒙遂橫首。琰曰：實柏堂每以此舉似。蒙曰：竹菴合喫者菴棒。

先儒所論，氣為車，識為馬，學術御之。車以載重，馬以適遠。學探天人之賾，術應臨時之變。氣識學術備者，事多成功，而聲名遠大，信不誣矣。初，溫之龍翔廼兩小寺，東西角立，大江中分。紹興初，真歇了禪師董莅之。初，睥睨談笑，實以土石，合為大剎。竹菴珪公名翼未翥，一日，分衛說法城闉，民未晞信。師侍立其旁，欲頂其足，堅遜久之，趨請款密，遂端趺受師展拜。四眾錯愕，謂天壤間復有斯人。明日，郛人如霧突水湧，而輸金帛焉。師董福之雪峯，眾僅一萬七千指。妙喜杲禪師一夕說法其中，語多玩之，師恬如也。又嘗行丐浙右，施者如萬派奔匯。師謂諸檀曰：布施以破慳心，不必多。我後有光佛子來，汝當施之。光因得佛子之名。於戲！師道聲藉甚，幾半天下。山陲海隩之人，謂生佛于世，雖沒久矣，其道聲益著者，是非其氣識學術而致之乎？或曰：以師為氣識學術，其道安在？蒙曰：有二事耶？氣識學術正，則乃道之形容也。今之稱禪師者，例以儒墨相勝，哀哉！

紹興己卯間，永嘉康公侍郎權紀年八十有餘，而與醭脣先師過從。一日，謂先師曰：某雖耄矣，於先聖典籍未嘗輟卷。每至夜分，撚紙漬油燭，書竟十枚，方就寢。先師曰：學問既明，苟臻乎道，羣書可捐。侍郎所得如何耶？曰：權所嗜者唯孔子，曰：二三子以我為隱乎？吾無隱乎爾。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又曰：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又曰：吾道一以貫之。顏淵曰：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又曰：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。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爾。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曾點曰：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夫

子喟然嘆曰：吾與點也，此乃孔門之妙道也。先師曰：此指學者入道之由耳。康厲聲曰：孔子之道何在？先師曰：在鄉黨一篇。康沈吟久之，乃諭
孟子曰：吾之不遇魯侯，天也。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？或曰：孟子不遇魯侯而不尤人，可謂君子也，得非怨天也乎？公論曰：孟子所謂天者，本也，理也，自然也，非謂上帝之所命也。或者謝之。
垂天之翼，然後致九萬里之遠；萬頃之量，然後有吞雲夢之志。若其知小而謀大，力小而任重，鮮不及矣。仙居龍學吳公，廼簡堂禪師故人也。淳熙庚子春，簡堂自姑熟來歸天台國清。未幾，吳公劃然裒帥里閈及鄉寺，無問貧富，積百萬錢，以命簡堂陞座說法。意者準若錢分為二，其一以周國清之急，其一以葺景星晶。乃簡堂退居，擬二老晚年往來，作物外游。簡堂微知之，投袂而起，左右莫敢誰何。初，寒民荒寺，質釜襦暨鐃磬而輸焉。逮吳公反其錢，即以歸其質，咸忻忻以德簡堂。嗚呼，錢如蜜，一滴也甜，卷而懷之，孰原其自然。簡堂非素惡其財，以其無道也。後世聞其風，貪夫廉，是大有助於名教也。
別峯印禪師始莅京口金山，名翼振飛，奔走衲子。逮晚年，道聲沈墊。淳熙戊申夏六月甲寅，蒙嘗登徑山，從款談論凡七夕。適屆東山諱日，其拈香云：自從咬破鐵酸蹥，四坐道場工白戰。谷谷呱作鶉鳩啼，者川蓁苴肉猶暖。孫枝枝上苦葫蘆，茗椀爐香通一線。嗚呼！觀其話言，不減疇昔。金山一別峯耳，何趨舍不侔？是非道有昏明，名有顯晦，齒有壯耄，時有通塞耶？凡欲有為，無先抗志。志苟誠矣，無所不達。
塗毒和尚始參大圓智禪師，親緻久之。圓嘗謂毒：他時萃廣眾，闡大法。居一日，訊問，俛眉不答。復自稱曰：和尚今日瞥閟。毒曰：何也？曰：適有日者商略，予命異日出世，眾不滿二十，以故起吾之憂也。毒曰：凡出世人，第恐無本。苟得本，獨對聖僧喫飯，亦無愧焉。圓大悅，曰：子之論，非常人所能及也。迨塗毒晚年，被　旨主盟徑山，果有眾荷。法公論曰：本之一字，可謂格言，患所以立者是也。
窮理盡性，以至於命。說約云：理不可窮，可窮非理也。性不可盡，可盡非性也。命不可至，可至非命也。須知窮者盡者至者，便是理是性是命也。公論曰：窮者盡者至者，謂是理是性是命。斯乃以心推窮尋究，即能推者，此是前塵虛妄想相。殊不知窮與盡與至，乃指學者入理性命堂奧蹊徑爾。
或問：孟子與告子論性一篇，其至矣乎？公論曰：易云：中心疑者其詞枝。孟子、告子皆枝言也。牛羊，人形也；玉羽，雪質也。性

非形質，堅輕消也。曰：然則何謂性也？公論曰：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
或問曰：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何如？蒙曰：文章則無以上之，而其意多譏訕怊悵，文過飾非，非純良達者之言也。或者未諭，蒙曰：熟味則知之矣。
或問曰：陶淵明歸去來辭，古今莫有間言，非器識才學竝高而何？蒙曰：然。淵明作彭澤令，在官八十餘日，賦此詞而歸。其閑淡優逸，辭高理詣，莫能過矣。獨消憂二字，抑有說焉。
謫居者曰：輕紗一幅巾，短簟六赤牀。無客盡日靜，有風終夜凉。或曰：何謂也？曰：思而思得。
或問曰：王元之小竹樓記何如？蒙曰：如公退之暇，披鶴氅衣，戴華陽巾，手執周易一卷，焚香默坐，幸自可憐。生而繼之，云消遣世慮，猶玉之玷耳。
道之不明，我知之矣。賢者過之，不肖不及。不肖者以微昧闇弱而不自得，賢者以聰明黠惠而自障。既曰過猶不及，誠哉是言也。
己公以古月自號，以月必不異古今也。且今月不往古，古月不至今，今古嶽立，兩不相到。假言以今準古，古亦今也；以古望今，今猶古也。古今昭然，義亦明矣。或曰：今之所言古月者，非古今之謂也。夫乾坤之內，六合之中，萬有叢然，人事紛爾，非古即今，復何逃其今古二字耶？既非古今之謂，決有旨哉。若賢與不肖，特未得其朕矣。既命者菴業識翁為銘，翁雖有父母所生之喙，亦何及耶？辭不獲免，強而銘曰：堂堂己公，古月曰兮。就之也昧，徒矻矻兮。即之也明，匪圓闕兮。徹去余論，見古月兮。
伊川云：釋氏說道，只務直上去，不見四旁，故皆不能處事，惟務上達，無下學。又云：佛氏不識陰陽、晝夜、死生、古今，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？佛者言前後際斷，純亦不已是也，彼豈知此哉？公論曰：治生產業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，謂無下學可乎？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，高低嶽瀆，共轉根本法輪，鱗甲羽毛，普現色身三昧，謂不識陰陽等可乎？學到顏子處，方得純亦不已，若未到顏子，而云純亦不已，是亦業識也。前後際斷，即坐忘時也，彼豈知此哉？
葉公曰：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。孔子曰：吾黨之直，異於是也。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或曰：既隱曰直，可乎？蒙曰：子之證父，弟之訴兄，先有證父訴兄之曲，不必問所證所訴何事何由也。當其未證未訴之時，其理固直；既啟證父訴兄之口，則以陷於滔天之惡矣，尚安得有所謂直哉？
薦紳雅士與數客過南蕩之湄，曰：伊川云：禪者高談性命之際，至於世事，往往直有都不曉者。蒙曰：不耘者有之，揠苗者有之，度

地之肥磽，亮土之所宜，善去艸焉，芟夷蘊崇之，絕其本根，善者信矣。此老農老圃之事，備嘗之矣。一曰：如李義山贈稷山驛吏王金詩云：過客不須詢歲代，唯書一亥與時人。何謂也？蒙曰：亥為十二支神之一，屬水，位居乾方，配地之靜，火絕、木生、水旺、金病之鄉，匹為幼子。三十六禽，三之位也。歲之所在，曰大淵獻。戰國時有亥唐，亦秦二世名也。義則荄也，依也。事則魯襄公三十年三月癸未，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。[木*巳]者，絳縣人。或年長矣，無子，而往與於食。有與疑年，使之年，曰：臣小人也，不知紀年。臣生之歲，正月甲子朔，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。其季於今，三之一也。吏走問諸朝，師曠曰：魯叔仲惠伯會却成子于承匡之歲也。是歲也，狄伐魯，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乎鹹，獲長狄僑如及虺也、豹也，而皆以名其子，七十三年矣。史趙曰：亥有二首六身，下二如身，是其日數也。士文伯曰：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。今本作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，失其讎校也。於是薦紳相顧頷之而去。

明道牕前有茂艸覆砌，或勸之芟，明道曰：不可，欲常見造物生意。又置盆池，蓄小魚數尾，時時觀之，或問之故，曰：欲觀萬物自得意。橫浦先生云：艸之與魚，人所共見，惟明道見艸則知生意，見魚則知自得意，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？公論曰：儀封人一見孔子，遽以為木鐸者，以其見所未見，故驚而為之語也。

道非虛無也，日用而已矣。以虛無為道，足以亡國；以日用為道，則堯舜三代之勳業也。橫浦先生可謂至論。

邵堯夫詩云：廓然心境大無倫，盡此規模有幾人。我性即天天即性，莫於微處起經綸。讀堯夫此詩，宜其詔不起也，確乎其不可拔，自守其道矣。又不若張拙秀才云：光明寂照徧河沙，凡聖含靈共我家。一念不生全體現，六根纔動被雲遮。斷除煩惱重增病，趣向真如摠是邪。隨順眾緣無罣礙，涅槃生死是空花。

橫浦先生云：韓退之生平木強人，而為寒餓所迫，累數千言，求官於宰相，亦可恡也。至第二書，乃復自此為盜賊管庫，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，略不知恥，何哉？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，其心未必照乎？當與有道君子議之。公論曰：繫辭云：失其守者，其辭屈。讀墳典誥，身心當肅然，如對能仁諸祖周公、孔子，我是迦葉、阿難及諸弟子，我是顏回、曾參七十子之儔，儼然在前，琅琅玉音、諄諄之誨在耳，一聞千悟，身心廓然，孰云去聖踰遠？不然，徒費日月膏燭耳。如曰不立文字，見性成佛，道貴自得，左右逢原，豈在循紙墨、點鬼簿、味糟粕耶？蒙則曰：大哉言乎！第非垂棘之璧耳。

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。微知其寂則動矣，略有感意則不通。如鐘焉谷焉，呼之則應，扣之則鳴，未呼未扣之前，庸有知與意乎？故曰：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與於此？

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，近之則不遜，遠之則怨。小人女子根性昧劣，固不足論。君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，聖如孔子，而欲使小人女子有禮，不懟言於己，亦猶其難；欲全德而為君子，又其難。

君子所居而安者，易之序也。此安非平安之安，安樂之安，乃時安之安，不見是而安，乃易之序也。

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。繼之云：然則聖人之意，其不可見乎？公論曰：者箇香爐，能盡聖人之意。

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。非艱難中取易略之易，非繁劇中取簡省之簡，言易則難矣，言簡則不少也。易簡在一念未萌已前，晝明夜暗，春生夏長，則知乾坤之易簡也，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。

常無欲以觀其妙。常，不改之義。有絲毫繫念，則墮於人欲。人欲既無，天下之理得矣。觀之一字，不得已而言也。微有觀意則不妙，以有欲觀形名度數徼爾。知其歸趣，正而不惑。故曰：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有欲即無欲也。又曰：和其光，同其塵，即內不失正，外不殊俗。或以老子溺於虛無，其可忽哉。

自誠明謂之性，非世間專著之誠，乃寂然不動，不因一緣，廓爾明悟，無得而稱焉，強名曰性。自明誠謂之教，雖有誠之蘊，而不見誠之體，因聖人典教，洞然明發，不依倚一物者，乃誠之體，亦無得而名，且曰自明誠謂之教。故曰：明則誠矣，誠則明矣。大矣哉！誠明之道，配天地，賅萬物。

致知在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，不行而到，不勉而中。曰：致知之一字，眾玅之門，非情識聞見妄覺之知。此知自戒慎不睹，恐懼不聞，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而得之。盡己之性，則盡物之性，物我兩忘，是謂致知格物。

言顧行，行顧言，此正吾釋行解相應，如說修行也。華嚴十林菩薩，各說一行之法，共成十行，明密行如林。功德之地，無一物不由地之所生，無一佛不由行之所成，但取言說，不行其行，是名邪魔外道。

在上位不陵下，在下位不援上。果如是，不見有上下之位，既無驕與倍，豈常人所能到哉？與夫自高標，置徼幸，欲居人之上者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
儒者貴其天理，誠可貴也。父子之間，天理也。父慈、母愛、子孝，天理自彰，不待學而後有。廣而論之，凡有血氣者，皆有天理也。小人初在襁褓中，天理全。及其長大，貪欲一萌於心，蔽於天理，致於不孝不弟者有之。吾徒割所愛從釋，是絕天理也乎？曰：

不然。聽父母之命而後從之，故曰舍子出家者是也。天理無所不在，世人徒見色服之異，謂絕天理。今之孝弟，乃天理之麤淺耳。能學道以明天理之高深，無乎不報者，斯得天理之大全。泰萃可夷也，江海可涸也，飲食可無也，孝不可忘也。蒙嘗曰：大孝同天地，竝日月，而健行不息。大戒曰：孝順父母師僧，孝順至道之法。孝可忘乎？吾徒祝髮壞衣，墮三寶數者，無問貧富，唯相尚以道，不以通塞貴賤為恥勝。間有父母無親屬共億者，佛許減衣鉢一分以奉之。微有好勝惡貧之念萌于中，而不貊父母之養者，非吾釋之子也。

太王始居於豳，戎狄攻之，欲得財物，予之。已復攻，欲得地與民。民怒，欲戰。太王曰：有民立君，將以利之。今戎狄所為攻戰，以吾地與民，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？民欲以我故戰，殺人父子而君之，予不忍為。乃與私屬遂去豳，渡漆、沮，踰梁山，止於岐下。太王長子曰太伯，次曰虞仲。太姜生少子季歷，歷子昌。太王曰：我世當有興者，其在昌乎？太伯、虞仲知父欲立季歷以傳昌，遂文身斷髮，亡如荊蠻，示無用於天下。為賢哉德乎，有是父而有是子，文主勃然興於周者，蓋在此矣。漢高祖既有天下，對羣臣謂父曰：大人常以臣無賴，不能治產業，不如仲力。今某之業所就，孰與仲多？公論曰：高祖對羣臣面折其父，使太公血氣尚熾，則父子不順矣。及讀楚元王世家，封其兄子信為羹頡侯，以其母嘗櫟釜故。儻信識孝義之本，願為黔黎可也。嗚呼，高祖懷慍既久，逢時呈露，無餘蘊矣，其於孝弟何有哉？驗於親親臣子可知矣。素號寬厚長者者，皆術數也。

黃龍菴主徵教一百四章，辨通一十五章。讀其徵教，如壯士前行，百夫莫遏，能殺人亦能活人，可謂有力者也。讀其辨通，如蓬萊弱水，浩浩湯湯然，懦而不能載一羽，望其涯已解體矣，涉之則沒溺。學者當觀其徵，無閱其通。

言而足，則終日言而盡道；言而不足，則終日言而盡物。道物之極，言默不足以載；非言非默，議有所極。公論曰：南華老人可謂入理深談，使有衲僧之作略，儘可為人。

化書云：蚍化為龜，雀化為蛤。彼忽然忘蜿蜒之狀，而得蹣跚之質；此倏然失飛鳴之態，而得介甲之體。斲削不能加其功，繩赤不能定其象，何化之速也？公論曰：子嵩知彼化之速，而不知子嵩自化尤速於彼。雖未形蹣跚介甲之軀，一念之間，則千變萬化矣。苟在吾玅觀察智中，則無所不利。

周恭叔曰：余所取友，不取其知識朝徹，才學過人，唯取其孝義賢善為最。公論曰：孝配天地，義礙天地；賢象天地，善體天地。孝義賢善，不亦大乎？其孰為吾友耶？

君子所至之處，不介視玩好之物。苟介視之，則它人以為己欲之，畏其羞之，是以君子不久視之也。若其對萬物不動其心於蒙，豈敢曰能，則願學焉。蒙之徒必能之，豈用久視之戒？

子思曰：無入而不自得。孟子曰：順受其正。此二者，指學者入道之捷徑可也。若云得則失矣，云受則不正，須知得而非得，受而非受，廓然大通，不可得而形。言有諸內，必形諸外。言皃可以觀小人、賢人、聖人之氣象。觀晏子與晏子之馭者，則知為晏子，為其馭也。觀子路、顏回、孔子，則知為子路、顏回、孔子也。人焉廋哉？

孟子曰：放其心而不知求。又曰：求其放心而已矣。苟求之，則是放心，一念不生，心則復矣，何用求焉？此姑就孟子求心而言。若夫喜怒哀樂，世念紛紜，則是見量受用，孰云是心？孰云非心？何放何求哉？

寂音尊者智證傳曰：昔黃檗甞遣臨濟馳書至溈山，既去，溈山問仰山曰：寂子，此道人它日如何？對曰：黃檗法道賴此人，他日大行吳越之間，然遇風則止。溈曰：莫有續之者否？對曰：有。但年代深遠，不欲舉似和尚。溈山曰：子何惜為我一舉似耶？於是仰山默然良久，曰：將此身心奉塵剎，是即名為報佛恩。風穴莫年常憂仰山之讖，己躬當之，乃有念公知為仰山再來也。又曰：華嚴經：毗目仙人執善財手，即時善財自見其身住十佛剎微塵數世界中云云。彼仙人放善財手，善財童子即自見身還在本處。方其執手，即入觀門；及其放手，即是出定。又曰：長沙偈曰：學道之人不識真，只為從前認識神。無始劫來生死本，癡人喚作本來身。今時邪禪乃相傳授，以揚眉瞬目、竪拂拈槌為極則，佛法幾何不平沈哉！圓覺經曰：眾生妄見流轉，厭流轉者妄見涅槃，由此不能入清淨覺。非覺違拒諸能入者，有諸能入，非覺入故。謂脫有能入覺道者，但成小乘，非能入覺，故曰非覺入故。又曰：三祖粲禪師既以大法付四祖信禪師，乃祝曰：謹勿言，自我處得法來。粲公于時念達磨、可祖弘法之艱難，皆為邪師憎害，痛自謹耳。又曰：唐萬回和尚偈曰：明暗兩忘開佛眼，不繫一法出蓮叢。真空不壞靈智性，妙用恒常無作功。聖智本來成佛道，寂光非照自圓通。故首山臨終偈曰：白銀世界金色身，情與無情共一真。明暗盡時俱不照，日輪午後示全身。果午後泊然而化，黑白兩忘之効也。又曰：曹山本寂禪師偈曰：從緣薦得相應疾，就體消停得力遲。瞥起本來無處所，吾師暫說不思議。如竹林善會禪師為道吾發之，以見船子，言下有省悟。既出而回顧，船子笑曰：這漢疑我別有也。於是覆其舟。蓋信力尚微，未大通透故耳。又曰：永嘉尊者曰：取不得，舍不得，不可得中只麼得。可以取則法身有剩，可以舍則虛空可逃。離取舍之心，

則如絮毬百衲置之閑處，天寒歲晚有時而得用也。又曰：黃龍寶覺禪師作老黃龍生日偈曰：昔人去時是今日，今日依前人不來。今既不來昔不往，白雲流水空悠哉。誰云秤尺平，直中還有曲。誰云物理齊，種麻還得粟。可憐馳逐天下人，六六元來三十六。夫窮子追之即躃地，常不輕直，告之即被捶罵。是二者不知直中有曲，種麻得粟者也。又曰：翠巖真點胸好問僧：文殊是七佛之師，因甚麼出女子定不得？罔明從下方來，因甚出得女子定？莫有對者。獨英邵武方其問時，以手掐其膝而去。真笑曰：賣匙箸客未在。余以謂英邵武可謂一念不生，前後際斷者耶？公論曰：智證傳僅三萬言，動謬佛祖之意。略舉此數端，學者宜審之。嗚呼！蝨生於禾，害禾者蝨也。寂音尊者似之。

乾道間，伊菴權和尚董天台平田，有士人陳德夫訪之，曰：大悲神呪，舊本作阿遊孕，新改為阿逝孕，謂神人現而正之，如何？庵曰：呪乃如來祕密之言，十師未嘗譯也。字或可改，呪已譯矣。子韶張公注般若心經呪曰：揭諦揭諦。注云：逼嘆逼嘆。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。注云：逼逼嘆嘆。遂呈似大惠禪師。惠恚曰：子韶即得，不然，使後人例為闡提爾。遂損之。蒙時在側，不覺首肯之者。庵肯之，是肯伊庵，肯大惠，肯子韶。

汾陽禪師作洞山五位偈曰：五位參尋切要知，纖毫纔動即差違。金剛透匣誰能曉，唯有那吒第一機。舉目便令三界淨，振鈴還使九天歸。正中妙協通回互，擬議鋒鋩失却威。其非者注者，觀汾陽之言，得無愧乎？

宏智禪師，隰川人，主法句章。天童日，眾逾一萬指，來之者猶源源不已。知事獻議曰：眾既夥頤，奈窶空何？敢請遏焉。它日庾廩充，內之未晚也。師徐謂之曰：然且夫人以道為本，道假人以顯。是眾也，務道而彙集，非可以術致。羸糧騫隙，槩可貸諸。是眾也，不可不立。苟食滋而眾削，是人之不存其過。窶空之憂，不翅百矣。子安之，無預是怛。公論曰：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

雪峯九到洞山，三上投子，遂嗣德山。臨際得法於大愚，終承黃檗。雲岳蒙道吾訓誘，乃為藥山之子。丹霞承馬祖印可，而作石頭之裔。佛祖之意，欲人人自證自悟，脫生離死，本無一法，第相傳受而為師弟子。醭脣先師云：道須自得，得而非得。妙契本空，具無師智、自然智。直饒道：天上天下，唯吾獨尊。猶是傳語底人。大丈夫為先天之師，具全機之用，故曰：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。何拘師承之有？今云師承者，必先覺而覺，後覺不得已，遂有師弟子之稱。噫！末法浸衰，與古夐別。今之為師者，不問可否，例以撫養收恤，鑽腋出羽。意謂我宗盛大，多有法嗣。弟子曰：某入眾有年，見師之後，如卸重擔，如脫穢裘，慶快生平，盡得師道。意在

提援，冒名苟利而已矣。嗚呼哀哉！前脩既往，如是之為佛法，幾何不陸沈也耶？
訂頑云：乾稱父，坤稱母，予茲藐焉，乃混然中處。故天地之塞吾其體，天地之帥吾其性，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。公論曰：塞之一字，似挾太山，超北海，用力多，見功寡。肇法師云：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。我字早費脚手。
遺書。或問：格物須物物格之，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？曰：怎得便會貫通？若只格一物，便通眾理，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。須是今日格一件，明日又格一件，積習既多，然後脫然自有貫通。公論曰：於戲！程氏之學，今日見矣。乃知其從前所論性理，皆是和會積習的，無自得非得之道。
才勝德，小人也；德勝才，君子也。才德俱勝，故名聖人；才德俱無，故名愚人。與其為小人，不若為愚人。至哉言乎！可謂天下公論。
公生明，偏生暗。苟私一毫則不明，安得公乎？蒙之所論，自朋友講議，晚生請問，耳目所實，質於己，證於道，非以愛惡之私去取，亦非角技能售虛名於人間世，以授諸弟子，庶幾為善人，為君子，為得道焉。語未竟，有客曰：真正得道人，不見世間過叢林公論多[耳*氐]人之非，何哉？蒙曰：有是言也。語云：惡訐以為直。及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，是亦訐乎？今之所論無他，邪者正之，正者明之，昧者使知之，庶各循其本。客以為訐，不復論也。
叢林公論(終)

No. 1268-B 跋

恕中慍公辯叢林兩字，匪所當矣。然而失箸作之體於題名，王勃、蘇軾之徒猶未免焉，矧急于談理而喪于禦侮者乎？書堂欲梓鏽公諸世，而請予校讎。予嘉曰：論之公而書亦公者，公之極也。揭實智之日，破叔世之闇者，設論之意也。此舉吾竊為彬師賀之。乃參攷於羣書，覈舊本，昭熱治，活印逆施，業卒而授焉。或謂叢林者，說處云：公論說乎叢林，故名焉。亦山菴雜錄之謂也。此言或然。
延寶庚申之夏洛西龍華釋道忠識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